

晒出幸福

◎武梅

秋天,皖南山村晒秋的场景,吸引着全国乃至海外的大批游客和摄影爱好者。那晒在太阳下的火红与金黄,感染人的,不仅仅是美丽的色彩,更是它代表着幸福与喜悦。

有诗写到:“晒,是一个有温度的词。它是童年午后放肆的阳光,是村口懒洋洋眯着眼睛的大黄狗,是妈妈在院子晾起的大棉被,散发出暖烘烘的太阳味。晒秋,是一个有温度的画面。它本是一种极富地域特色的农俗,只因一个不小心,误闯了诗人的眼,撩痒了摄影人的心,成了人们心中,最诗意的秋景。”

回想起小时候,我们家的幸福日子,很大一部分,也是秋天“晒”出来的。

首先是晒山芋干。山芋虽是粗粮,但由于它适应性强,耐贫瘠,好管理,又高产,在物质生活贫乏的年月,它成为人们最喜欢种的农作物,也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的“座上客”,甚至救过无数人的命。我家底子薄,父母又相继生大病,拉下许多饥荒,山芋更成了秋粮的首选。为了便于保存,增加吃法,每年收获后,除了窖上够吃一冬一春的鲜山芋,留足种芋,剩下的都要晒成山芋干。

秋阳高照的几天里,白天起山芋,星空下,父亲便点起汽油灯,全家齐上阵,切山芋片。母亲将推刀绑在条凳的一头,侧身坐在条凳上,右手飞快地前后推动,只听“唰唰唰唰……”,随着山芋迅速变小,山芋片就一群小白鼠似的,接二连三的窜到条凳下面的荆条筐里;父亲和二哥负责把散落在地里的山芋拣拾起来,挑到母亲身边;我和弟弟则负责把母亲推好的山芋片均匀地撒到起了山芋的空地里。那些山芋片,经过两三个好太阳,就能干成一摞哗啦啦的山芋干。趁着中午拣拾起来,用圈围圈上,那一年,全家人的日子,就像这圈席满满当当了。

除了晒山芋干,父亲还要晒一些稻草、茭子、炒子,农闲时打麻窝、扎锅盖、扎刷窝把子到集上卖。不过,那稻草不能用石滚压,得扎成把,把稻粒摔掉,保持稻草的直挺和完整。这是一项比较繁重的体力活,往往要耗费父亲好几个中午的时间;茭子是高粱秸最上面那段,高粱收获后,父亲要挑选细长、光滑、匀称的,用手刀割下来,剥去叶裤。一字排开的茭子,在太阳下晒着,金条一般好看;炒子,是脱

粒后的高粱穗子,它也不能用石滚压,要在锄刃上刮掉籽粒和颖壳。我特别喜欢听父亲刮炒子的那种“欵啦啦啦、欵啦啦啦……”的声音,真是节奏感很强的美妙的音乐。这些秋天晒下的稻草、茭子、炒子,填满了父亲的农闲,也填满了我们的书包、家里的油盐罐子。

母亲必会晒些萝卜干和褚裤。秋天萝卜收获后,大的,长相好的挑集上卖了,那些小的,长相差的就被母亲洗净切条,腌在坛子里。母亲腌菜好吃,她腌的萝卜干,脆生生、辣呼呼,香喷喷,不仅下饭,还能当零食吃。每每放学回来,口渴的我们,都要抓一小把,咯咯啷啷地慢慢嚼,常惹得伙伴们垂涎呢。

母亲常说,寒从底下来。所以,每年冬天,人一双新棉鞋是少不了的。做棉鞋少不了褚裤,母亲先找来一些不能穿的破衣服、被单等,洗干净,拆的拆,撕的撕,剪的剪,趁着好天气,打一盆面糰子,将两扇门板卸下,把那些破布片层层叠叠地裱在门板上,斜靠墙上晒上一两天,褚裤就裱好了。一个冬天,母亲纳鞋底、做鞋帮,年三十晚上,我们肯定能穿上新棉鞋,提着灯笼挑哑炮。

所以,那些年,虽然家里不富裕,但凭着父母擅长“晒秋”,也为我们“晒”出了别人少有的“温”和“饱”。

如今“晒”已成为网络热词,细细数来,皆因它最适合人们展示开心、快乐与幸福吧!



秋色环抱地质公园

◎黄毅清 摄

母亲的腌菜

◎徐振萍

母亲已年过七旬,对故乡的习俗还有深刻的印象。以前,每逢冬天,我们水乡人家过了立冬节气便开始腌菜了。

乡人腌菜,俗称“码”咸菜,一层一层铺放好,腌制的菜是地方大青菜,有时是雪里蕻,腌好了叫“雪菜”。腌菜的季节总要忙上几天。

在我的少年时代,曾经与母亲一起相伴腌菜的时光。老家在西夹河口,水产码头旁边有一个青货行。清晨,溱湖的岸边停满了贩卖蔬菜和鱼虾的船只,人声鼎沸,欢声笑语。冬日看个好天气,准备长绳、扁担,去青货行选青菜。母亲很细心,每捆要买的青菜都要是干的,把菜头掰开看看,是否干净,不能有粪肥。买好青菜后,我拿起扁担想放到肩上,母亲却说:“你小孩子家,挑不动啊!”她挑起扁担,健步如飞,我几乎赶上不上母亲的步伐,到家后母亲竟面不改色。

记得在我读书的时候,家里那时生活贫

困,需要备足腌菜过冬。普通的三口之家,也要买上两担菜,“儿荒年”的家庭,想过生活的难关,得腌四、五担菜保底。母亲为全家操碎了心,一双儿女都在上学,改善伙食成了重中之重。齐白石先生曾多次以农家的菜蔬瓜果入画,并有趣记:瓜菜半年粮。想来也是,百姓人家荤少蔬多,蔬菜是当时的首选。

母亲把买回家的青菜削头、剥去黄叶、捆块门板摊开晾晒。阳光晴好时,晒上一、两天,就可以腌制了。腌菜是个劳心费力的苦活儿。母亲先把缸底铺上一层拌有花椒和八角炒熟了的细盐,然后再码一层青菜,撒上一把粗盐。百斤菜搭配拾斤盐,第一天码菜进缸,第二天翻出来,放在木桶里用手盘(揉),以后几天再重复一、两次。腌好后,在缸面上压住一块洗净的石头。这让我想起在江南工作时,见到乡下人腌菜,不是“码”菜,是“踏”菜。霜月之夜,人站在门外,就可以听到屋内“吱、吱”脚踏腌菜声。菜汁盐卤渗透出来,腌菜工作就算完成。

大约一周左右,新咸菜就可以吃了。切上一两根深青色的腌菜,装盘,配以青椒或红尖椒,辅以大蒜头,菜籽油单炒,出锅后,啪脆鲜嫩,香气诱人。母亲心灵手巧,能用咸菜做出十几种不同的美味,如咸菜豆腐汤、清蒸咸菜头、雪菜鸡蛋汤等,特别是雪菜红烧肉,在清贫

的日子里,吃上一顿,真是令人大快朵颐。更有春节时家里做雪菜包,包雪菜春卷,别具风味。

乡土滋味是我们这一代人对漫漫岁月的怀想,常常溢满亲情的温暖。我在县城上高中时,早晨学校里供应两个白馒头和粥汤,中午也只有稀饭,这时咸菜就派上了用场。每隔一段时间,母亲就在我那个帆布书包内放入两个罐头瓶,里面是满满炒熟的雪菜。在学校食堂开饭时,挖出的雪菜油亮色深,咸鲜可口,我与旁边的同学一起享受农家小菜,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大学毕业。

如今,母亲老了,再也没有力气去腌菜了。当然,如今生活条件好了,几乎也没有人去腌菜了。冬春时节,当我从超市里买来现成的腌菜,烧炒品尝之后,竟没有了旧时的味道。回首腌菜往事,清清淡淡的日子里唤起我几多回忆,让我一直去寻觅曾经的温情和美好。母亲的腌菜,常常出现在我的梦中。那是悠长岁月中的一份感动,寄寓了母亲朴素而深厚的爱。也许母亲做的腌菜味道并不出众,食材也不并特别,但那熟悉的味道从童年时就一路伴我同行。于是,不管我后来去过多少地方,品尝过多少美味佳肴,仍然忘不了母亲亲手做的腌菜。因为,那腌菜的味道,永远是家的味道。

年的母爱,那份我还没握紧便失去的母爱,只有在房子里,我才能触摸到它的余温和轮廓。如果我连这个房子都失去了,那我就真正地、永远地失去了母亲。

我们终究要在一些事情上做出妥协 and 抉择。但我很难想象,若这个房子属于另一户人家,或者它被拆掉后,等我回到家乡,回到这条街道时,该是什么心情。我连母亲留给我的最后的回忆、痕迹,留给我的最后一份馈赠都没有守住。

几十年后,当我有了自己的家庭时,我却成了一个孤儿,丢失了童年和青春,是在另一个树桩上长出的树。

可能,我这一辈子都买不起新房子吧,但至少,在我年老的时候,不会望着用房子换来的新宅,空流泪。或许我会一生潦倒,但我不是一无所有。

那房子,妈曾住过。再大的伤痛,在房子里睡一觉,都会得到治愈。那房子,简陋而温暖,家徒四壁,却饱含深情的故事。它是一个贫穷的家,最坚强的泪水,倔强地站在时光的川上。

那房子,妈曾住过,不能卖。这应当是一份无可奈何的固执吧,带着一点幼稚,一点冲动。但对生命来说,偶尔也需要这不理性的感性吧。

“叮叮当,叮叮当”,儿时的记忆中,经常有一些匠人在农村走街串巷修锅补盆,这些敲敲打打的声音,成了记忆里特殊的音符。

小时候,生活条件有限,家家都精打细算,锅破了盆漏水了,大多舍不得换新的,修修补补又可以上用很多年。来我们村补锅盆的几乎总是同一个人,我记得他姓周,大家叫他小周师傅。周师傅是外地口音,年龄跟我哥哥差不多大,手艺却不含糊。无论是破了的铁锅还是铝盆,到了周师傅手里就像病人遇着了好郎中。

周师傅总是拿起要补的锅或盆,端详一阵,然后抡起铁锤叮叮当地敲打,边敲打边转动锅盆。他补锅盆的样子格外认真,就像拿着一件艺术品,一点点地修,一点点地琢,直到完工。修补完毕,周师傅常常让主人家把修好的锅盆盛水试试,原本漏水的锅盆补过之后滴水不漏,所以我们村修盆补锅的活儿基本被他承包了。

周师傅补锅盆时,我们小孩子常常围在旁边,一边玩石子,一边看周师傅修补。那些被周师傅修好的锅盆,重新走上了“工作岗位”。看着那些锅盆上修补的痕迹,不禁想到一个词语——岁月留痕,那上面既有周师傅补过的痕迹,更有时间留下的印记。

冬雨陌清寒

◎曹琪

一年四季都会下雨。春雨淋绿了山野,夏雨带来清凉,秋雨掠过金黄。只是冬雨,会带给你越来越深的清寒。

雨在冬季,走进不同的区域,都会表现出不同的形态。洒落在北方,便成了雪。飘落在江南,多是雨。这不,刚刚踏入冬季,天便落下一场细细的,如梦如幻的自顾自下着。。在一阵阵的清寒里,把江南淋成一袭一袭的缠绵迷离。

冬时的雨,不像春雨,会裹挟着春风。也不像夏雨,常常有狂风撕裂。更不像秋雨,可以淋湿一季的倚望。很多时候,冬雨是不经意的悄悄来,没有风,没有声音,生怕惊扰了谁。是那样地轻盈,又是那样地丝柔。她总是伴随着冬天特有的雾,悄悄地侵蚀着脸颊,让你隐隐地感到丝丝的寒意。

“江南殊气候,冬雨作春寒。”苏辙一定极喜冬雨的,不然,哪有那种将冬幻作春感慨。可能会有人有春雨中漫步街市,行走在垄间,但极少有人能够置身于冬雨中。毕竟,冬,终归是万物萧静,冬雨也是略带清冷的。

虽如此,冬雨也是如烟的雨,轻轻柔柔,细腻地配合着冬天描就出一幅萧瑟的冬景图,只是其有些冰冷的味道。“无边丝雨细如愁。宝帘闲挂小银钩。”冬雨犹如那枚远古的女子,在寒意渐浓的时节,轻抚琴弦,扰动了抖落满地飘零的叶子,生生地催生出生无限莫名的清冷情愫。

有时,冬天也是孤寂的。越来越寒的时节,外出的总是比别个季节少了很多。也许,人们不太喜欢为冬陡增寒意的冬雨,喜欢冬时的明媚阳光,喜欢万般轻柔的白雪。可江南的冬,总是等不来一场酣畅淋漓的雪,多半是雨。于是,

孤独的风凰

◎李小菊

湘西很多景点都去过了,独留凤凰来得这么晚。

一个人在沱江岸边发了一阵呆后,慢慢朝古城深处游曳。

相比夜晚霓虹粉饰的繁华,清晨的凤凰褪去了浓重的脂肪,你能看到她更接近本真的样子,吊脚楼层层叠叠,很有秩序,如同建筑里的“多肉”,长成了让人喜欢的模样。远处,浓翠中有淡淡水雾缭绕,在朝阳的映衬下,如一幅江南水墨画。

巷子里,有早起的店主在忙碌打点,更多铺面门窗还紧闭着。湘西米粉的香气隔着老远就闻到了,那些罩子,色泽鲜艳,诱惑得很。想起昨夜打赤脚转巷子的情形,踩在那平整光滑的石板上,就像回到童年。

夏花开得正旺,它们好比在巷子里捉迷藏的娃娃,专寻些僻静的地方躲藏,又生怕人家找不到,忍不住探出头来张望几眼,甚至故意喊上两声。明晃晃的脸,惹人喜爱。在通往沈从文墓地的路边,也盛开着花,那是大朵大朵紫的、蓝的绣球花,蓬勃,生气,攒劲几点亮了绿得发黑的巷子,一下把人的眼给抓了去。

这里靠近沱江,但离古城核心的繁华地段有些距离了。山有好听的名字——“听涛山”。循石阶向上,有碑立于道旁,上刻沈从文的介绍。平日里,对一些人文景点的碑刻,不喜细看。但在这,我静静地立着,认真地读。长了青苔看不清字迹的,凑上前去,摸开苔痕看,仿佛这样子便和从文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近。

相比凤凰别的地方,这儿实在是幽静、简朴到容易让人忽略。从石阶上登去,不消几分钟,便到了沈从文先生的墓地。这里树木环抱、地势并不高峻,没有坟墓,只有简单的碑石立于路旁。

这是一块不规则的五彩石,因为环境长年潮湿,它的身上爬满青苔,几乎长成了一块绿石。碑的正反面都刻了字,正面是先生的“照我思索,能理解我;照我思索,可认识人”;反面是他妹妹张充和的“不折不从,星斗其文;亦慈亦让,赤子其人”。三十二字,静静诉说先生的高风厚德、文人风骨,也教诲着每一个来这里的人,如何为人为人。

此刻,安静就是最好的礼敬。坐在碑前不

敲打岁月

◎赵自力

后来我去外地念书,偶尔回村,还能看到周师傅挑着担子四处补锅盆。只是人们口中的小周师傅变成老周师傅了。周师傅的手艺越来越精,业务也拓展开来,从铁锅铝盆到各种塑料器皿,周师傅补东西,没有一样不是精益求精。母亲常说,周师傅补的东西又便宜又耐用。

周师傅以修补锅盆为乐,后来还买了个小收音机,边听广播边修补,倒也惬意自在。我也常常感慨这些老匠人不容易,而在周师傅身上我也看到了匠人匠心。

前几年,周师傅回去带孙子,不再出摊,我们村里就再也沒有人来补锅盆,补锅盆的事也淡出了人们的生活。

有次在外地的一个小巷口,我偶然看到了一个补锅盆的手艺人,正在敲打着一只铝盆。于是就想起那补了一辈子锅盆的周师傅,想起了那被他曾经敲打的岁月。

在江南的冬,雨总会成为季节的主角。其实,只要你有用心体会,冬雨依然会荡漾着瑟瑟北风扬起的尘埃,还你一个清新的世界。

所以,只要你能体会到冬的情怀,也会体会到冬雨独特的韵味和温情。像春雨或秋雨一样下得如丝,缓缓细细地洒于青石板上,洗得它光洁如镜。淋湿着有些枯黄的叶,洗得它一尘不染。

“寒雨连江夜入吴,平明送客楚山孤。”王昌龄眼中的冬雨,是满眼迷茫,平添了些许愁意。送走友人,他一人静坐在芙蓉楼,默默地看着窗外。远望着灰暗的天空,冬雨便伴着阵阵寒意涌进心田。

记得那年离开峡江边的小镇,也是冬天,也是下着冬雨。虽然一直想离开小镇去外面的世界,可真要离开,却有些不舍。

每当冬雨落下时,总会想起在小镇的美好时光,更会忆起小镇时的冬雨。那时的冬天,感觉比现在要冷很多。很多时候,下班后无所事事,便和小镇上做伞的杜叔下棋喝酒。虽然我喝二三两就有醉意了,但为了陪杜叔,往往会微醉着下棋,其实那个时候输赢已经不重要了,重要的是有人陪你在寒冷的冬天,转着火炉陪你喝酒下棋。

多少年后,冬雨时节总会光临我居住的繁华都市。冬雨也是一丝一丝下着,可没有了小镇的宁静,也没有人与我不设防喝酒,至情至性下棋。

“浅寒天气雨催冬。梅梢犹嫩红。”我似乎看见杜叔正提着一壶酒,在细如发丝的冬雨里缓缓而来,虽然那风格带寒意,可心里却依然很温暖。

远处的石凳上,我在心底默默“听涛”:先生从偏远闭塞的湘西走向中国的文化中心北京;以小学学历出发并最终站到哈佛大学的讲台上;一手写字,著作等身,曾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;

《边城》《从文自传》等作品享誉世界;一手教书,桃李无数,大家汪曾祺是其在西南联大时所教的弟子;他和美女学生张兆和的爱情故事,为人们所传唱,那写给亲爱的“三三”的浪漫句子,叫人读过,再难忘怀。“乡下人,喝杯甜酒”,这酒啊,不知醉了多少读到故事的后来人。

先生吃过太多的苦。初入京城立足艰难,生活困苦;追求美女学生张兆和,热烈真挚,却一度受拒,甚至被告状到校长那;到晚年,被批判、抄家、发配到外省,与文学脱钩。可无论是怎样的困境,先生都坚定、淡然,累积十余年之功,他在晚年写出价值极高的《中国古代表制研究》,为传奇的一生再添辉煌一笔。按理这样跌宕的经历自有不少内容可书写、镌刻,然而除了那极简的三十二字,墓碑上别无他物。这些字,不是那种很炫酷醒目的刻法,而是相当清秀低调,一如先生生前谦逊温和的模样。

石碑上,苔与字已长成一体,不仔细辨认,看不分明。融为一体,成为自然的一部分,同样该是符合先生心愿的。他的那些文章里,湘西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包括那些山民们,流溢闪现出自然之美。百年后,他的骨灰,也是一半长眠于听涛山,一半融入于沱江水,以这样的方式,这个“战士”又回到了故乡,这个少年又回到了自然的怀抱。碑前,有新摘的绣球花以及一些不知名的花整齐摆放着,应该是之前拜谒的游客敬献的。我呢,什么也没带,只带了一颗心来。我把从前在书里遇见先生时的那颗喜悦心、崇拜心带来了,轻轻地绕在先生墓碑前,看这里的树,透过树隙眺前面的沱江,坐在石凳上感受先生与清风明月同在。

我轻轻地鞠了三躬,又回到江边。想起先生从前的孤独,当同时代的很多人迎着时代浪潮,奔大道而去时,先生如都市坐定的隐者,始终走在“小道”上,默默书写着遥远的湘西,心中的边城;晚年时他遭遇重重精神危机,差点自杀。在与文学绝缘的日子里,先生最终没有倒下,而是艰苦卓绝地跋涉在物质与人情的沙漠里,凭惊人毅力,走出一条让人惊艳的考古研究之路,那是孤独的“凤凰”涅槃的精神。

先生其实并不孤独,他的精神通过那些文字和故事已在人间开出了花,生动着,繁茂着。

那房子,妈曾住过

◎仇士鹏

晚上,和父亲通话,不知不觉聊到了以后买房子的问题。父亲很理所当然地说道:“到时候我就把房子卖了,给你付首付,我回老家住去。”

我一直很逃避这类现实的问题,却没想到父亲早就做好了决定,一时间愣住了,下意识地把嘴巴巴说道:“你卖了干什么啊,那房子,好歹妈以前住在里面……”话刚出口,眼眶就有些湿了。父亲可能没想到我会这样回答,一时间,电话两头尽是沉默。我急忙地岔开话题,然后匆匆地挂断了电话。

“那房子,妈曾住过”。我望着窗外的夜色,喃喃地重复着这句话,目光不自觉地便低垂了下来,垂到了黑夜最寂静的深处。

母亲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就去世了。从我懂事起,到如今,母亲陪伴了我八年,也离开了我八年。我已经习惯了和父亲两个人的相依为命,习惯了一个没有母亲的家庭以及生活。但那份思念只是退避到一隅,不曾间断。

它就像是伤口上的痂一般,往日子里显出枯树皮的模样,让日子从上面安然地路过,但它

一旦被撼动,会瞬间爆发出用几年甚至更漫长的时间酝酿出的冲击。

即使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们的泪腺越来越不敏感,但在那一刻,我们也只是一个和小时候一样的孩子。

我从来没有动过卖房子的念头。家,本来就已经散了,只剩下两个人。而房子是家的物化,也是原来那个完整的家最后的证据与守望。

所有和母亲有关的记忆,都在这个房子里发生。因为残疾,母亲几乎不出门,每一个房间,每一个地板上,都有着母亲的脚印。也只在房子里,母亲还在一瘸一拐地行走,生活在,在过去,在光的上方,在时间的镜像里。

人的记忆很大程度上是要靠联想的。正所谓触景生情,有一些深埋在岁月中的回忆,一些简单、微小,却足以让人心脏重重一跳的细节,只有在我们重回到那些地方,才能解锁,才能透过灰尘,摸到钥匙。

只有这个房子还在,我才能让自己相信,母亲始终还在陪伴着我。那份我只拥有过几